

吴越咒

蓝泽◎著

祖先的记忆

新一代探险盗墓小说锋芒之作
解读千年古剑的遗失之谜，驱散残暴凶案的重重迷雾

追踪春秋鱼肠名剑，博弈异国黑暗势力，掩盖真相的谜团接踵而至，
梦境离奇怪诞，竟然是属于祖先的记忆？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吴越咒

祖先的记忆

WU YUE ZHOU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吴越咒. 2, 祖先的记忆 / 蓝泽著. -- 贵阳: 贵州人民出版社, 2013.1

ISBN 978-7-221-10744-2

I. ①吴… II. ①蓝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07014 号

吴越咒 2: 祖先的记忆

Wuyuezhou2 Zuxian De Ji

作者 蓝泽

责任编辑 阎循平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4

发行热线: 010-59623775 010-59623767

北京博艺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2013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 710mm × 1020mm 1/16

字数 231 千字 印张 14

ISBN 978-7-221-10744-2

定价 25.00 元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·不得转载
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联系。

目 录

第一章 三个心愿 / 1

他们本以为赵晓夕是个脆弱而敏感的女孩子，却没想到她竟然如此坚强，一直都隐瞒着自己的病情，直到昨天突然昏过去。

第二章 雪国行宫 / 20

帕里蒂丝随手拿起一件挂甲瞧着，它的甲片用绳索穿连起来，层层叠叠的，上面雕刻着精美的鎏金花纹，很是华贵。

第三章 夫概墓 / 39

终于，所有的玲珑锁都被挑开了，棺材盖也“咔哒”一声，往上面弹了起来。棺木里面是一具血红血红的人骨，头部戴着一个缀玉面罩——玉覆面。

第四章 铸剑师 / 57

虽然觉得很好笑，但蔡子安也学着她的样子，梳了梳头发，然后非常女性化地往自己鬓角一瞥。猛然间，蔡子安发现铜镜反射出对面的土坯墙壁上有一个模糊的影子。

第五章 名剑龙渊 / 80

剑柄和剑肩都是铜制的，剑柄中部有四个长形镂孔，剑刃是铁质的，焊接在剑肩上，微微有些锈蚀，但还是锋利异常。

第六章 鱼肠剑 / 99

里面是一个大型的古董储藏室，摆满了琳琅满目的青铜器、瓷器、书画……甚至在一个红木架子上，还放着一把青铜匕首，刀刃狭长，剑肩厚实，剑柄顶端有一块温润的玉。

第七章 五代王妃 / 113

钱鏐一行人带着八蛇之鼎和鱼肠剑离开了这个神殿。转眼十多年过去了，戴氏也抵不过岁月的折磨，生病死了。

第八章 龟 卜 / 131

只见他突然摊开大手，掌中那六块龟甲竟然都奇迹般地悬浮在了空中，排成了整齐的一列，久久都没有落下。

第九章 羌王陵 / 149

墓室里震得更加剧烈了，四壁和地面上甚至还裂出了一条一条的裂缝，冲出了白花花的水，像喷泉一样。

第十章 杀人次声波 / 167

这里的水这么暖，附近可能有火山，而有火山就可能有次声波，但古人不知道这一点，在这里睡一觉就都死了。

第十一章 荡气回肠 / 181

但帕里蒂丝什么都不想看，鲜血淋漓的厮杀也让她觉得麻木而可笑，她只想抱住她的谢逸，直到天荒地老，海枯石烂。

第十二章 越国神殿 / 203

蔡子安猛地睁开了眼睛……他发现自己还是在那个越国神殿的密室里，而且，他竟然搂着密室中央的那具人骨。

第十三章 生死一吻 / 214

蔡子安深吸了一口气，轻轻地俯下身去，全情投入地在赵晓夕干裂的嘴唇上印上了一个吻。

第一章 三个心愿

杭州，浙江省人民医院。

灰色的住院部大楼十一层 VIP 特护病房。

赵晓夕穿着蓝白相间的病号服，身上插满了各种各样的管子。她的容颜依旧美丽：淡淡的秀眉，长长的睫毛，略微苍白的嘴唇。

三个年轻人围在她的床边，分别是头发凌乱的蔡子安、右耳朵戴着五个银质耳环的王琼，还有长脸的胡成。

终于，赵晓夕挣扎着睁开了空灵的双眸，然后长长地呼了一口气，吃力地说：“对，对……不起……让你们为我……为我操心了。”

“不要多想，我们是你的朋友。”王琼连忙拉住了她的手，“你好好养病，一定会好起来的。”

赵晓夕摇摇头，双眼看着天花板：“我的身体……我……我自己……清楚的……我从小就有心脏病……我……我知道……我活不过二十岁……”

蔡子安三个人都听得心如刀绞。他们本以为赵晓夕是个脆弱而敏感的女孩子，却没想到她竟然如此坚强，一直都隐瞒着自己的病情，直到昨天突然昏过去。

赵晓夕的目光依次从蔡子安、王琼、胡成脸上扫过，然后喃喃说：

“既然我……我快要死了……那么……临死前……我还是……还是把爷爷的……秘密说出来吧……否则……我的心就无法解脱……无法……”

蔡子安三个人都愣住了，相互看了看，心想：赵靖到底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？

赵晓夕看了一眼紧闭的病房大门，确定没有外人在场，就面露痛苦地说：“我……我爷爷……他……他跟……日本的魂组……有勾结……”

晴天霹雳！

蔡子安他们都惊讶得无法说话了，只是目不转睛地看着赵晓夕。

好一会儿，王琼才想到了在胜玉公主墓里的情景：

先是大柱制住了大岛美智子的时候，胡成微笑着走出了右耳室，对化名为阿天的大柱竖起了大拇指说：“阿天，你干得太漂亮了！”

当时赵靖的眼睛里露出了一丝复杂的神情，他悄悄地向胡成靠近、正想举枪做什么事情的时候，猛然间发现王琼正盯着他，就不敢乱来了。

还有赵靖临终时说的话——“胡，胡舵主……我，我不行了……你快走……哎，以后……你就知道……我对不起你……对不起……对不起任董。”

王琼无奈地摇了摇头，不觉佩服起赵晓夕来：她这样揭发她相依为命的爷爷，得需要多大的勇气。

赵晓夕把吊着盐水的左手和右手合十在胸前说：“其实……我……我还有……有……最后三个心愿，那就是……我希望……在我生命……最后的日子……”她说到这里就哽咽了。

蔡子安连忙温柔地抚摸着她的肩膀道：“晓夕，你慢慢说，我认真地听着呢。”

赵晓夕点点头：“第一，我希望……被我爷爷卖给魂组的鱼肠剑……能够……再……回到祖国！”

“啊？”王琼忍不住尖叫了一声，又马上意识到自己失态了，连忙捂住了嘴巴。

但赵靖的这件丑闻的确超出了蔡子安三个人的想象力。

“鱼肠剑？是专诸刺王僚用的那把鱼肠剑？”胡成好奇地问了一句。

“对……鱼肠剑也叫鱼肠匕首……最初是越国进献给吴国公子阖闾的礼物……

“阖闾让刺客专诸……用鱼肠剑刺杀了吴王僚……从而当上吴王。

“勾践灭吴后……鱼肠剑又回到了越国……而且被勾践打造成为……打开越国神殿的钥匙……

“那个神殿……就在福建泰宁县的森林里……这些，都是爷爷说的。”赵晓夕吃力地说。

“爷爷还告诉我……鱼肠剑被魂组七代目渡边一男放在了他位于北海道松前町的……雪国行宫里……”她喘着气，用充满了渴望的眼神看着蔡子安。

蔡子安只感到热血上涌，不禁摸了摸赵晓夕消瘦的脸颊，毫不犹豫地說道：“晓夕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你爷爷卖给魂组的鱼肠剑夺回来的，你放心！”

赵晓夕欣慰地笑着：“第二个心愿是，在我……我爷爷的书房里……有一个密室，里面藏着一本……一本探险笔记，我希望你能找到笔记上所说的那个东海王妃墓。”

“王妃墓？”胡成好奇地问。

赵晓夕点点头：“唐朝之后的五代十国时期有一个吴……吴越国……是钱镠所建的……

“钱镠很宠爱他的王妃，给她建造了一艘很豪华的空心石船墓……让人把船开到东海……然后凿沉了它。”

“石船能开吗？”王琼一时转不过弯来。

倒是胡成明白其中的奥妙：“就如同是现代的水泥船一样，它的重力小于浮力……”

蔡子安则若有所思地说：“好像苏轼还为他们的爱情作过一组诗，前面的部分我记不住了，最后一首是‘生前富贵草头露，身后风流陌上花。已作迟迟君去鲁，犹教缓缓妾回家’。”

王琼听完诗，便沉浸进去道：“好感人。”然后才追问赵晓夕说，“那你的第三个心愿呢？”

赵晓夕想了想：“第三个心愿以后再说吧。”然后缓缓地闭上了睫毛

长长的眼睛，“我累了，你们都出去吧。”她脸上呈现出一种诡异的白色。

看到她这憔悴的样子，蔡子安三个人都很心疼，也不敢再说什么，只是默不作声地走出了病房。

之后，蔡子安他们来到了赵晓夕家——昨天送赵晓夕进医院的时候，蔡子安就拿到了她的钥匙。

接着，他们打开了赵靖的书房。

这书房里的草药已经被清理干净了，但书房的橱柜上还摆放着各种中医药学著作。

“密室会在哪儿呢？”胡成东翻翻西看看。

蔡子安和王琼也跟着他一起找。

但三个人忙碌了大半夜都毫无收获。

最后，蔡子安抓了抓头发说：“我明天去学校里借个地表探测仪好了。”

第二天晚上，蔡子安抱着一台酷似去污器的雷达来了，同时，肩上还背着一台笔记本电脑。

他打开雷达，让王琼拿着雷达的探测头到处搜索，自己则打开了笔记本电脑观察起来。

胡成站在蔡子安背后，只觉得电脑里的图像很像是医院里的B超图。

不一会儿，蔡子安就在紫色的屏幕上发现了一个空洞，不禁兴奋地大叫道：“胡成，去把阳台上的锄头拿过来！”

“好嘞，我马上来。”胡成跑出书房，很快便拿着锄头回来了。

“挖吧。”蔡子安指了指发现空洞的那个墙角。

胡成点点头，拿着锄头在墙角处猛砸起来。

不一会儿，他便挖出了一个半人高的门洞。

王琼忍不住猫下腰，往门洞里走去，蔡子安和胡成也紧随其后。

门洞后是一个非常狭小的密室，看起来空空荡荡的，四壁的水泥墙坚硬而冰冷。

他们的视线下移，停留在角落里的一个莲花状的按钮上。

蔡子安轻轻地一按按钮，霎时间，阴暗的密室里发出了灿烂的金光。随即，密室的天花板上展现出了一幅关于江南生活的光影图画——小桥、流水、人家、撑着伞的美女、书生、童子、叫卖的小贩……

原来，天花板是液晶屏幕制成的！

在蔡子安三个人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忽然，他们又听见了“轰隆隆”一阵响，地面上好像有什么东西塌陷下去了，又好像有什么东西浮上来了。

过了大约十几秒钟，“轰隆隆”的声音消失了，一座精巧的青铜灯台出现在了地面上。

这座灯台的四边用立体的无角龙螭做装饰，辅以石料刻出的龙纹与鹿纹，雕工精细，具有浓厚的春秋风格。

灯台的最上面没有油灯，只放着一本黑皮封面的笔记本。

蔡子安拿起了那本笔记，快速地翻阅起来。

笔记里提到，唐朝之后，北方更迭出现了五个朝代，而南方则出现了十个自给自足的小国。

在这十国中，有一个吴越国，以杭州为首府，疆域约为今天浙江全省、江苏东南部以及福建东北部。

吴越国的开国之君叫钱镠。他是个情圣，给自己的王妃戴氏打造了一艘石船，并开到舟山群岛附近凿沉了。

那个沉船墓有一前一后两个墓室。前室里放着一些装尸骨的陶罐和一些随葬品，如大瓷碗、瓷奁、三瓣形盘、木梳、漆奁、金钗、银钗等。

当然，这些随葬品都被赵靖和他的同伙拿走了。

后室里很华美，墙上都是壁画，四个角落里有四盏青铜灯，由于太大，赵靖他们没能带走。

而后室的中央是一个描龙绘凤的大陶罐，戴氏的尸骨就装在里面。

最让蔡子安感到不可思议的是，戴氏墓的后室里面居然有一只春秋时期的方鼎。那只方鼎有四足，鼎身上盘着八条首尾咬合的蛇。

不过让人心痒的是，赵靖并没有写明，他们当年有没有把这个八蛇之鼎带走……

合上笔记本后，蔡子安便把他看到的这些都告诉了王琼和胡成，然后问胡成：“你会陪我们一起去日本吗？”

“当然。”胡成淡淡一笑，拍了拍蔡子安的肩膀，“但是我们的任董来杭州了，她想招待你一下呢。”

“任晴？”

胡成点点头：“明天傍晚我开车过来接你，任董就住在郊区的香园度假村。”

转眼就到了第二天傍晚，胡成开着一辆红色的跑车来到了蔡子安家门前。

蔡子安和王琼挤进车子，三个人一路享受着没有顶盖遮蔽的自由。

在和煦的春风中，跑车迅速地掠过了西湖博物馆，穿过了武林门广场。

蔡子安看着不断后退的繁华，心中默默祈祷：老天，让我完成晓夕的心愿吧，无论如何，她确实是个可怜的女孩子。

车外，放学的孩子在路边追逐打闹，发放传单的美女拦住一个个路人，某原配正在谩骂一个第三者。

跑车以骄傲的姿态穿过了这一片混乱，并用刺耳的喇叭声把人群划开。

又过了半个小时，跑车在一个占地四五百平方米的郊区度假村前停住了。

在蔚蓝的天空的映衬下，香园度假村就像是一只巨大的马蹄。

胡成停住车，打电话给任晴说：“任董，蔡子安到了……”他收好手机后转身说，“任董马上就来。”

蔡子安和王琼走下车，看到度假村的拱形“城门”很显眼地立在远方，被一个巨大的喷泉池挡着。喷泉水在灯光的照耀下显得五光十色。

胡成带着他们走到城门前，正要敲门，城门就自己打开了。

一个迷人的女孩子走出来，瀑布似的长头发垂到腰间，华贵的紫色长裙又恰到好处地衬出了她的身段。

“您好，任董。”胡成连忙打招呼。

任晴点点头，向蔡子安伸出手道：“很高兴再次见到你，蔡子安。”

蔡子安握住她的手说：“我也是。”

任晴很用力地握着蔡子安的手，眼睛里却闪过一丝凶狠的光芒。

他们进了门，从两个握着微声冲锋枪的保镖中间穿过，然后进入了一幢红砖砌成的别墅，迎面就看到了一只三米多高的巨大鱼缸，里面的热带鱼正惬意地游来游去。

任晴已经准备好了一桌丰盛的西餐：烤火鸡、海鲜比萨、蜗牛沙拉、蘑菇汤等等。

“坐下来吃吧。”她从西餐桌下拉出一把椅子，先坐下了。

蔡子安等人相互望了望，也坐了下来。

吃饭的时候，大家有一句没一句地聊了很多，但大部分话题都不着边际。

最后，蔡子安说他有个红颜知己，叫赵晓夕，现在得了重病，可能日子不多了，并把赵晓夕的最后两个愿望——第一，找回鱼肠剑去越南神殿；第二，寻找赵靖笔记上记载的东海王妃墓——完完整整地告诉了任晴。

任晴淡淡地笑着，然后用波尔多红酒敬蔡子安说：“去日本的事情不急，到时候我让胡成带人陪你一起去。”

“不急？”蔡子安有点生气了，但也不敢表露出来。

“你既然到我这个度假村里来，就好好地住一段时间吧。”任晴意味深长地说。

“什么意思？”蔡子安唰地站了起来。

“什么意思？你到底是不是在帮安全部做事？”任晴冷笑道。

王琼紧张地看着任晴，生怕她要杀了蔡子安。

她旁边的胡成低下头，不敢去看蔡子安的眼睛，这件事情是他告诉任晴的，虽然他看不出蔡子安要对飞龙社做什么不利的事情，但总也有点担心。

“我只是安全部的特别顾问，不是特工。”蔡子安毫不畏惧地看着任晴，“我从来都没有把飞龙社的事情告诉过安全部，否则，我想胡成也不会安全地待在我身边了。”

任晴挥了挥手：“够了，你别多说了，总之你既然加入了飞龙社，就不能再跟他们扯上任何关系了！”

“是安全部自己找上我的，不是我去找他们的，我有什么办法！”蔡子安辩驳道。

任晴哼了一声：“如果你真的是个乖孩子，就好好地待在这个度假村里，哪儿都别去，直到我们把你现在说的这些话都查实为止！”

“但是……我朋友晓夕她——”

“哪来这么多但是！”任晴看了看表，对胡成说，“时间也不早了，你带蔡子安和王琼去休息吧。”

胡成点点头，带着蔡子安和王琼从后门出了别墅，穿过了一个芭蕉园，来到了一排带有绿篱的别墅跟前。

“你们就住在一号别墅里吧。”胡成边说边打开了一号别墅的门。

一号别墅大厅里的地板是橡木的，顶是雕花的，灯光是暖黄的，而且，这套别墅里还配有书房、健身房等等小房间。总的来说，这里的住宿条件非常不错。

“好啦，你们早点休息，春宵一刻值千金，我不打扰了。”胡成嬉皮笑脸地说完，锁上门走了。

蔡子安看了会电视，便从椅子上跳起来，指了指大厅的窗户说：“我想逃出去！”

王琼走到窗边，但惊讶地发现，窗户玻璃中镶嵌着警报网：“很难，窗户里镶嵌着警报网。”

“什么？”蔡子安怔了怔，然后走到门边说，“我们把门锁撬开怎么样？”

王琼摇摇头：“算了吧，外面肯定有守卫的。”

但蔡子安已经作出了决定：“我们必须逃出去，晓夕等不起。”他从背包里拿出了一把小铁锤，后退了几步，然后像一头斗牛似的向窗户冲过去……

“哗啦啦！”窗玻璃碎了，同时“呜呜”的警报声响了起来。

王琼叹了口气，双手往窗框上一撑，准备跳窗逃跑。但她正要翻出窗户的时候，手臂却被蔡子安拉住了。

“最危险的地方，才是最安全的地方。”蔡子安把王琼拉进了一个大衣柜里，自己也躲了进去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任晴带着胡成和几个手下打开了一号别墅的门。

“他打破窗户玻璃逃出去了！”胡成指着被蔡子安砸开的窗户。

任晴立即就跑到窗户的缺口边，向外面望出去，但只能看见黑漆漆的芭蕉园，哪里还有蔡子安和王琼的影子。

“他不会走远的。”任晴顶着刺耳的警报声说，同时从腰侧的枪套里

抽出了一把伯莱塔手枪，冲了出去。

“快追！”胡成也招呼身后的手下紧紧跟上。

任晴掏出手机，将一部分属下调出度假村，让他们开车追出去看看。

警报声终于停了下来。蔡子安和王琼推开了大衣柜的门，舒展开被压了许久的手脚，然后从打开的客房门里面出去了。

他们往别墅的左边走，那里是一个玫瑰园……路上，蔡子安从背包里摸出了在剑冢抢来的AK-47突击步枪端在手中。

蔡子安和王琼刚走出玫瑰园，就看见一个拿着砍刀的男子迎面走过来，手电照来照去，就是没照到蔡子安他们。

由于怕惊动更多的敌人，蔡子安不敢用枪，只是拔出了身侧的军刀，咬咬牙冲了过去。

那个人没想到黑暗中会突然冒出一个人来，猝不及防，刚想大叫就被蔡子安击倒。

玫瑰园的后面是一条Z字形的长廊。

王琼拉住了蔡子安的手，两个人沿着长廊一路快跑，很快就摸到了长廊尽头的小门。

看了蔡子安一眼后，王琼小心翼翼地拧开了门，发现他们又跑进一幢别墅里面了。

蔡子安用手电照着别墅：垂着繁琐吊坠的吊灯，淡黄色的天鹅绒面的长沙发，大得能烤一整头牛的壁炉。

王琼则赶紧把进来的后门锁上了。

“是谁？”别墅外面有人喊道。

蔡子安的耳朵一动，连忙关掉手电，拉着王琼躲进了厨房。

紧接着，一阵脚步声在别墅外响了起来。

蔡子安和王琼紧抱在一起，彼此的呼吸都融合在一起。

与此同时，那些脚步声也在后门外面停住了。

蔡子安把厨房门开了一条缝隙，小心翼翼地探出了头去。

外面的人把后门下方的光亮全部遮挡住，同时，后门上还传来了一阵难听的“吱吱”声。

是外面的人在撬锁！

很快，门锁就被破坏，然后客厅的灯也亮了。

蔡子安和王琼都屏住呼吸，守着门缝张望着，但他们现在这个角度，看不见“来客”。

谢天谢地，脚步声在客厅里徘徊了一阵就往二楼去了。

蔡子安赶紧拉起了王琼的手，穿过客厅，往前门逃出去了。

但刚走了几步，蔡子安又折回别墅，把后门开大。

王琼站在前门边上，看着他这么做，不禁有些佩服起来，心道：他还想得很周到。

紧接着，蔡子安就跑回到王琼身边，先把前门轻轻关上，继而拉起王琼的手往前飞奔。

而就在狂奔出客厅的一瞬间，蔡子安听见杂沓的脚步声下楼了，然后往后门那边追出去……

蔡子安和王琼看着彼此，都带着一种兴奋过后的疲惫。

不远处就是一个停车场。

“啊，你们还在度假村里？”两个看守停车场的混混发现了他们。其中一个染着红头发，另一个的脖子上挂着一条骷髅项链。

蔡子安早已经举起了突击步枪，此时便扣下扳机，连开好几枪。

但他只打中了“红头发”。同时，他自己也因为连发引起的后坐力而不得不停住了枪。

跑到了一辆大卡车后面的“骷髅项链”见此，马上瞄准蔡子安就是一枪。

王琼连忙拉住蔡子安的衬衫后领往旁边一扯，“骷髅项链”的子弹险险地从他脖子边上擦了过去。

蔡子安站定身体，正要朝“骷髅项链”开枪，结果对方又先开枪了。

不过这一次，“骷髅项链”是在蔡子安的眼皮底下开枪的，因此蔡子安轻轻地一侧头，就让开了他的子弹，然后一个点射，三发子弹击倒了“骷髅项链”。

蔡子安看了看自己的枪，发现子弹所剩不多了，不由感叹一句：“好险。”

王琼一听，连忙在“红头发”身上搜起来，最后翻出了三个弹夹，一共三十多发子弹。

“可惜是手枪子弹。”蔡子安也在“骷髅项链”的身上摸出了五六十颗手枪子弹。

忽然，他感到前方有两团亮光照射过来，连忙抬起头，却看见有一辆红色的轿车开到了停车场里。

王琼见此，兴奋地冲了上去，把手枪戳进车窗玻璃说：“喂，哥们儿，你要车还是要命？”

开车的男子吓得屁滚尿流，也不知道蔡子安到底是谁，就赶紧把车子送给了他。

蔡子安带着王琼上了车，然后一脚油门，往停车场出口开去了……

停车场出口的吊闸开始降落——由于刚才的枪战，蔡子安他们的行踪已经被飞龙社发现。

但超高的车速让吊闸在轿车离开之后的那一刹那才“砰”的一声，合得密不透风。

就这样，蔡子安和王琼逃出了度假村，直奔萧山机场而去。

等他们赶到杭州萧山机场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两点了。不过正巧，有一次航班在凌晨三点飞往东京的成田机场——从杭州到北海道是没有直达航班的。

上飞机前，蔡子安为了躲避安检系统的检查，把自己跟王琼的武器都拆卸掉，装进了背包里，然后揣着假身份证和假护照，毫不犹豫地上了那次飞往东京的航班……

飞机在早上六点左右降落。蔡子安和王琼在机场里吃了些点心，便又马不停蹄地去买飞往北海道松前町的机票。

在售票窗口，王琼买了两张票，是同一排上的，6D、6E。

她刚买完票，就有一个长着三角眼的瘦子来到了售票口买了他们边上的6F。这个瘦子个头不高，活像只猴子，穿着白色的衬衫和土黄色的灯笼裤，还提着一个古铜色的公文包。

进入AIRDO航空公司的飞机后，王琼把蔡子安的头搂在了自己的肩膀上，让他好好休息。

蔡子安凝视着王琼干燥的嘴唇，心中泛起了一层深深的怜爱。

王琼看了看蔡子安边上的那个瘦子，发现他的公文包上写着中文，不

蔡子安小声问道：“你是中国人？”

“是，怎么了？”瘦子看了王琼一眼，口气很不耐烦。

“没事。”王琼笑了笑，没有再打扰他。

突然一声巨响，机身强烈地抖动起来。

转眼，整个机舱里乱成一片，女乘客的尖叫声，小孩的哭声，机舱的震动声，座椅摇摆的“吱嘎”声……混合成一曲杂乱无章的交响乐。

蔡子安一惊，头脑稍微清醒了一些，却情不自禁地想：莫非，有人想置自己和王琼于死地？但也不至于采用这种同归于尽的方式吧！

又是一声巨响传来，机舱里晃得更加厉害了，所有人都慌乱起来。

突然，机舱顶上有一个黑色的物体飞落向王琼。

蔡子安来不及细想，便一把将王琼整个抱住。

“咚”，那个黑色的机械零件结结实实地砸在了他的后背上！

蔡子安只感到眼前一黑，喉咙发甜，嘴里差点喷出血来。

“子安，子安！”王琼脸色惨白地摇着蔡子安。

“不要紧。”蔡子安强忍着痛，牵扯起嘴角笑了笑。

过了一会儿，飞机终于平稳下来了，东倒西歪的乘客们也总算是松了口气，但喧哗声一阵接着一阵。

又过了半个小时，飞机开始缓缓地降落了。

蔡子安看到了墨绿色的山脉、变幻不定的白云、碧绿整齐的水稻……

松前町的机场虽然小，但很干净。由于这里一天都没有几次航班，因此蔡子安他们这一飞机人的到来，使得小小的候机楼顿时热闹起来。

在机场里吃了顿拉面后，蔡子安便走进厕所，把武器零件拿出来，重新组装好，然后才带着王琼跳上了开往市中心的机场大巴……

终于，蔡子安和王琼来到了松前町市中心。这个地方看上去很小，也不怎么繁华。

他们找了一家名叫旭川的小旅馆住进去。

旅馆的房间是日本传统的和室，里面被两面糊纸的隔扇围着，呈现出一种模糊而暧昧的气氛。

“我想，光凭我们两个人的力量，很难把被赵靖卖掉的鱼肠剑拿回来。”王琼一边说一边从饮水机里取水。